

深山擒魔

李万青 李伯雍 编



春秋出版社

深 山 擒 魔

中共湖南怀化地委党史办 编

编辑 李万青 李伯雍

春 秋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深 山 擒 魔

李万青 李伯雍 编

出版发行：春 秋 出 版 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8.75印张 195千字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5069-0222-2/I·54

定 价：3.50元

目 录

万里追匪首.....	包太辅	(1)
“西华山”计划的幻灭.....	李万青	(20)
尸变.....	张开富	(45)
三拉石“军长”.....	李伯雍 李万青	(57)
长毛猎狗的秘密.....	吴志泽	(74)
侦察英雄孙鹏魁.....	邹俊兴	(91)
谈判之前.....	田自保 李万青 田安华	(106)
女匪三姑.....	唐广华	(125)
空城计.....	赵 斌 李万青	(139)
“3·15”案件.....	张志顺	(153)
腊梅迎春.....	易盛权	(166)
侗乡幽灵.....	肖楚斌 刘芝凤	(179)
看牛娃攀“亲”.....	危炳兴	(190)
深山擒魔.....	刘芝凤	(203)
斗智齐天界.....	陈柏先 李万青	(209)
备好棺材擒匪王.....	陈秀清	(221)
活捉孽龙.....	舒文治	(230)
插翅难逃.....	陈秀清	(239)
六女擒敌.....	易周朝	(244)
符秀英复仇记.....	张宗高	(258)
地下军用线.....	刘芝凤	(271)

万里追匪首

包太辅

50年代初，在湖南西部山区的辰溪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为彻底肃清这里的历史匪患，缉拿最后一个逃匪——“辰（溪）、沅（陵）、泸（溪）三县联合反共救国军”指挥官刘盛喜，派出了一支军民飞行小组。他们机智顽强地苦战了90余天，沿着蛛丝马迹，历尽艰难曲折，追踪万余里，使这个逃匪终于走投无路，就擒归案。

这里记述的，就是军民共同谱写的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剿匪故事。

一 “指挥官”悄然匿迹 “飞行组”奉命追踪

“砰、砰、砰！……”

从辰溪县城东北郊，发出了一阵激烈的枪声。距城8华里的王家坪仓库遭到土匪抢劫，仓库保管员麻成武被打死！这是1949年11月一天傍晚发生的事情。

据侦察，这股土匪的首领便是已经投降的暂七师机枪营营长刘盛喜。

刘盛喜，1915年生于辰溪县城郊乡王家坪。他中等个，略胖，黑脸，说起话来，常把两颗金牙吡了出来，显得十分

凶狠毒辣。他曾经当过警察，充任过县自卫队分队长、中队长、乡队副等。1949年3月，湘西匪变时，他又参加了抢劫辰溪兵工厂，升任暂七师机枪营营长，在辰溪、沅陵、泸溪边区是一只以凶残歹毒著称的“坐山虎”。

自从这次王家坪抢劫得逞以后，他飞黄腾达，连续晋升为匪团长、旅长，辰（溪）、麻（阳）、溆（浦）、怀（化）边防指挥部第一分区副指挥官。旋自称“辰（溪）、沅（陵）、泸（溪）三县反共救国军指挥部”指挥官，率领匪众，在这一线打家劫舍，攻击我小股部队，狂叫“要全面反攻！”

1950年元月，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主力返回湘西，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为害百年的顽匪展开了全面的进击。到了秋高气爽，十里桂香的8月，经几个回合的斗争，盘踞辰溪境域的各股土匪，已告全部肃清，各路土匪头子死的死，降的降，唯独匪首刘盛喜却在我剿匪部队的视线中消失了。以后，虽经军民几个月的梳篦清剿，拉山搜山，反复侦察，刘盛喜仍然无影无踪！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剿匪部队强烈意识到刘盛喜不归案，后患无穷。剿匪指挥部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辰溪县大队一连组成侦察组，组织军民专案侦察，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将刘匪下落弄个水落石出。

由年轻的便衣战士组成的侦察组开始活跃在辰、沅、溆、泸四县边境的山山村村，他们白天走村串户，和群众谈天说地，晚上则配合民兵巡逻重点村、户，扼守要道关卡，苦战了三四个月，却始终没有发现刘盛喜的一丝一影。转眼是1951年初复了。在辰阳镇和浦市镇之间的沅水北岸的梨子溪的一家茶亭里，门庭若市，热闹非凡。这里是一个小港湾，

上下船只到这里总要停泊一下，船工们上岸进茶亭歇息，喝茶、聊天。

一天进来几个年轻的“农民”。他们很和气，又很健谈，和船工们攀谈得十分融洽。一个40开外的舵手师傅，突然把话音放低了。他很神秘地讲了一则十分惊人而又要求人家保密的消息：

“现在解放军和民兵在到处寻找捕捉刘盛喜，其实刘盛喜已经登卵泡冲了！”

“刘盛喜在哪里？”

“有人看见他在常德。”

“哪个看见的？”

“麻田的田来生。”

这几个进亭喝茶的“农民”正是县大队一连侦察组的战士。他们为侦查刘匪的行踪，近半年来历尽了艰辛，今天，总算得到了一点线索。他们把田的单位、住址问清楚以后，借口赶路要紧，怀着“丰收”的喜悦，离开了茶亭，很快消失在羊肠山路上。

在辰阳镇柳树湾码头的一只船上，找着了田来生。田来生28岁，个子不高，在水上却可算“行家”了。常德、武汉、南京……许多码头港口，都有他的朋友、熟人。见面之后，组长罗家有向他公开了身份，并说明来意，他坦然地说开了：

“有这么回事。我是在长沙听张宏周说的。”他又以恳切的语气补充说：“这消息是可靠的，据张宏周亲口告诉我，他现在还在周斌船上。”

大家在他的船上随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老田深深地吸

了一口烟，把刘盛喜逃跑的经过细细地抖落出来：去年8月，刘盛喜已成了光杆司令，藏在大山里，开始还有人送饭吃，后来解放军、民兵四处拉网搜山，风声越来越紧，连饭也没人敢送了，搞得他无法生存和活动，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化装逃到洪江，仍然无处安身，又只得向一家去常德的船老板苦苦哀求，说他“是常德×××船上的帮工，因探亲到这里，把钱都花光了。苦求允许搭船返常，并愿意在船上帮工，不要任何报酬……”。得到了老板的允诺，就这样，刘一帆风顺地逃到了常德。在常德几经周旋，遇上了一位老伙计周斌。周是辰溪西乡人。解放前，曾在县自卫队里混过，在刘盛喜部下当过班长，一起玩过青帮。现在老上司身处逆境，当然要照顾照顾了。于是刘盛喜就成了周斌船上一名特殊的“帮工伙计”。

“你认识刘盛喜吗？”侦察组的同志进一步地询问道。

“我怎么不认识呢？还是在民国三十一、二年我在芷江修飞机场时，刘盛喜是民工中队长，非常凶恶。他打过我，他烧成灰我都认识。”

“你能帮我们一起追他吗？”老田在水上是一个积极分子，思想进步，一提起帮助政府抓顽匪，稍思索一下，就欣然同意了，

一连报经县大队、县政府、沅陵军分区同意，为迅速追捕辰溪最后一个顽匪，决定成立飞行小组，立即行动。

飞行组共5人，由沉着老练的副排长许公胜为组长，原侦察组组长罗家有为副组长，宋德如、陈湘为组员，船民田来生作向导。除老田外，组长年龄最大25岁，而小陈只17岁，其余也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战士。

临出发前，指导员、连长分别作了指示“外出单独作战，一要严守纪律，绝对服从指挥；二要紧紧依靠各地的领导和群众；三要机智、顽强、勇敢地战胜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阻力。”“你们一定要抓住刘盛喜，为辰溪人民除掉最后一个祸根！”飞行组5人异口同声地发出洪钟般的誓言：“不抓到顽匪刘盛喜，誓不回来！”他们带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带着400万元（合现币400元）经费雄纠纠地出发了。

二 跨洞庭，顺风捉影 访武汉，马迹蛛丝

6月，清清的沅水，映着两岸秀丽的景色，载着一只货船自洪江缓缓地向北飘去。船仓里有五个“船骨老”打扮的年轻人，就是我飞行组的健儿。

船到常德，飞行组首先与常德水上公安派出所联系，受到了刘所长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所里干警全力以赴配合飞行组对在港的船只户口进行一次全面核查。每晚12点后行动，沿岸从落路口到小码头，一船不漏，逐船逐人地检查核对，白天飞行组又深入船民中，打听周斌船的去向。

港湾，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各地的船只匆匆而来，又匆匆满载而去。船民中阶层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思想觉悟不平衡。同时农村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运动势如潮涌，许多人都把流动的船只当作“避风港”。这些给飞行组的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他们借口要到周斌船上找活干，到处询问周的下落。尽管田来生在常德港老乡、老同行、老熟人很多，也还是碰了不少钉子。一位姓郑的船民便反感地回答过飞行组：“现在我自己都变田螺了，被丢进

羊蹄簍里，不通风息，哪还管得了别人的事？！”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姓李的，他却慢不经心地说了二句：“周斌的船过武汉了，已经半年多没有回来过，谁管得着他！”以后便不吭声了。

飞行组在常德水上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连续苦战了三个昼夜，所得结果不免使人失望：周斌不在常德。关于周斌的线索只有一条：他可能去了武汉。而这种“可能”中，成功与失败的机会是几乎完全相等的。怎么办？两眼熬红的组员们商量了一下，决心不顾一切地顺着这条脆弱的线摸下去。

忧心忡忡的5个“船骨佬”爬上了去武汉的船。船过洞庭，八百里宽阔湖面并未使组员们的皱眉舒展，古老的“岳阳天下楼”他们也无暇欣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到武汉去！

武汉是个大城市，各楼各式，五光十色的店铺招牌、商品广告，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行人，穿流如梭的车辆，真叫人眼花缭乱。

他们到了武汉港务局帆船总工会。接见他们的是一位身材魁梧、说话和气的江西人，约40开外，据说是一个刚下地方的红军干部。现系总工会主席兼港务局保卫部长，姓冯，所以大家叫他冯部长。

冯部长看完介绍信，又听了情况介绍，满腔热情地表示支持，并说：“你们不要住旅馆了，住到我们这里安全些”。冯部长还建议，飞行组在武汉的行动要抓住两个重点——一是水上派出所；一是辰溪、麻阳帮的工会和船民。

在武汉帆船总工会的办公室里，冯部长亲自参加了调查

活动。首先被找来询问的帆船工会麻阳帮第三分会主席张遐龄。

“你分会有个名叫刘盛喜的船工吗？”

“那我不清楚，他是辰溪人，属第二分会管。”他先是一口否认。但转念一想，又怕将来落个“知情不报”的罪名。于是，他又补充道：“我曾经听人讲过，他在永谊巷一家酒店酗酒闹事，坐班房了。”

接着，被召来讯问的是辰溪帮第二分会主席黄永贵。他说：“刘盛喜坐班房出来了，这事，谢景沅、张开源、杨宗保清楚，他们的船都在武汉，现在停泊在汉阳鹦鹉洲。”

对停泊在武汉港的辰麻帮人，老田大都认识。第二天，“船骨老”5人，径直赶到鹦鹉洲，找着了张开源，向他找活干。张是经营几十吨位的大船老板，气派十足，看在老乡份上，给了点零活干。他们在那里干了几天活，和张老板混熟了，闲谈时，扯到刘盛喜的事，他说：“他不会做事，我不要了，以后我就不清楚了。”

几个“船骨老”白天在张老板船上干活，晚上都去永谊巷活动——看戏、喝茶、打牌……因为辰溪、麻阳帮的船工们，工余时间多集结在这一带玩耍。一天晚上，老田遭上了一位爱吹呼的老熟人——刘玉堂。

田说：“我的船打烂了，现在是帮人家。”

刘说：“我的船已经卖掉了。”

这样着，一是老朋友，二是同病相怜，两人越谈越投机。老田趁机把话柄引向刘盛喜“我在长沙听蒋汉元（蒋原是他的帮工）说，你的船全是被他算走的。还说，他在武汉跑得很雄，刘盛喜坐班房，就是他一手从公安局保出来的。”

刘玉堂先是一怔，转而嘲笑道：“老田，吹牛不犯死罪，他哪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能一手把刘盛喜从公安局保出来吗？真是麻雀子打哈欠，不怕张坏嘴。其实保出刘盛喜的就是我哩。”

“那你一个人就能保他？”

“好几个人呢，有他、黄永贵、杨宗保。黄永贵自己没出面，要他的儿子出面具保。”

好，总算套出来了！老田心中一喜，连忙顺着刘玉堂的意继续扯下去。

“一笔难写几个刘字。他出来以后，找门路还是靠你啊！”一席话，捧得刘玉堂忘乎所以了：“他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也只有我这个武汉通，给他帮这个忙呢！本帮人，嫌他名声臭，又不会干活，没人敢要。全靠我这张老面子，到外帮求情。”刘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收不住了。

“外帮人是哪个呢？”

“湘阴刘运贵。”

“刘运贵的船，还在武汉吗？”

“他是和周斌合伙的，已经下南京了。”

经过派出所查对户口，发现刘盛喜在武汉已改名为陈玉明，周斌改名周继成。刘盛喜的户口在周继成船上，人却变换无常，时而在张开源船上，时而在刘运贵船上……。周继成、刘运贵，都已办理离港手续。

盛夏的武汉，虽说是晚上，仍然酷热逼人。在帆船总工会的办公室里，飞行组及时向冯部长汇报了工作进展和打算，冯部长兴奋极了，他把拳头往桌上一锤，说：“好！我支持你们继续追！坚决缉拿归案。”冯部长又和大家一起分析：

刘盛喜是一条狡猾的狐狸，可能船走人不走，或走后又中途返回，为防止他的漏网，飞行组应该兵分两路，组员宋德如和陈湘留武汉堵截。组长许公胜带领罗家有和田来生直插南京，继续尾追。由于原介绍信只限于中南区范围，冯部长答应由武汉帆船总工会再换介绍信。

“呜”，一艘开往上海的客轮起锚了。在四等舱里，3位年轻的战士一边欣赏着长江两岸的壮观景色，一面苦苦地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三 访南京狡兔三窟 进上海空手一双

南京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港之一，又是国民党20多年统治的中心，在解放初期，敌情极为复杂。飞行组到南京后，面对宽阔的江面，不禁犯愁了。

第二天，在市公安局，飞行组受到局领导的批评：你们是部队，武汉帆船总工会的证明是不合手续的。这一来真把飞行组战士们急坏了。经再三说明和恳求。才同意他们留南京工作。

偌大的南京城，要从千百条船、几百万人中寻出一条船、一个人来，真象大海捞针一般难。几个“船骨老”夜以继日地奔波于各个港湾、码头、出没于水上派出所，活动于饭馆、酒店、客栈……。可是在南京港停泊的湖南船不多，辰溪船更是一条也没有发现，辰溪行船的熟人。也没有碰上一个。他们更加忧心忡忡，心急如焚。

经过一段连日夜的奋战，最后，在三汊河水派出所，发现户口册上登记着：“船主周继成，船工陈玉明、石玉

卿……，装煤炭去上海。”

这是唯一的线索！飞行组三人研究了一下，决定直追上海。

列车在苏南平原上飞驰着……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在这里飞行组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他们走进上海市公安局的接待室，接待人员把他们打量了一下，问道：“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船骨老”没有回答，只是把一张又皱又脏的介绍信递上。他看后，很肯切地答道：“不行！”并毫不客气地严肃指出：“你们今天就要离开上海！否则，出了什么事，概由你们负责。”尽管“船骨老”们婉言恳求，仍执意不予接洽。

市公安局不接洽，怎么办？3个人合计了一番，认为完成任务要紧，有人接洽要干工作，没有接洽也同样要干工作。于是，他们沿着港口，不停地奔波开了。工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天，在黄浦江11号码头上，他们从停泊的密密麻麻的国内外船只中，惊喜地发现了一只湖南湘阴船。老板告诉他们：“湖南船大都停泊在老渡桥那边。”于是又按照他指给的方向和地址，连续跑了5天，结果，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有找着。

线索断了，钱也快完了，这几个“船骨老”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3人在一家茶舍的一角坐下，苦思冥想，研讨对策。“有了！”许组长突然在桌上垂了一拳说，同周斌在南京水上派出所登记的，不是还有个去湖州的刘运贵吗？在武汉曾发现过，刘盛喜的户口是在周斌船上，人却变换无常，也在刘运贵船上混过。这条狡猾的狐狸，说不定已去湖

州！”。

“是的，周斌的船，也可能是搞声东击西的。在南京，他登记去上海，实际是去湖州！”罗田俩也恍然大悟了。

四 无锡局战友“受审”

湖州港顽匪归案

一天中午，位于太湖北岸、津沪铁路线上的无锡市，正是人来人往，一片太平景象。

突然，驻军、公安干警、民兵武装一齐紧急出动，警车呼叫，岗哨林立，车辆、船只，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与此同时，3个“船骨老”出现在一家小吃铺里。他们买了几包烟，又买了点吃的，然后便折身回到了市公安局的一间小楼房，躺下睡觉了。

大街上，仍然岗哨林立，公安局办公室几部电话机，正在向各地发紧急通缉令：

在押犯许公胜，25岁，罗家有，20岁，田来生28岁，均系男性，湖南人，分别操湘南、湘西口音，船工装束……。于今天上午11时15分，越狱逃跑。望各地严加搜索，缉拿归案。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飞行组离开上海后，考虑到周斌的船有可能在无锡停泊，因此在无锡港口周旋了一番。却没有发现情况，他们决定先返南京弄准情况，再去湖州。

在无锡站的候车室里，连日的劳累奔波，使他们个个疲惫不堪。许组长在一张长条的靠凳上，乘隙倒下，很快就呼呼入睡了。值班的公安战士发现后，跑来很客气地喊了一声：

“哎！请起来，这里是坐的，不能睡觉啊！”这时，许组长

已经鼻声大作了，哪里听得着呢？这位战士，只好边喊边用手推。

许组长被推醒了。工作上的挫折，身体的疲倦，使他难以忍受，睡眠朦胧中，他不禁发了几句牢骚话，这一来反倒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仔细一盘问和观察，发现他们并不象真正的船民。接着，又发现他们带着武器，疑心更重了。因此，不由分说，把3人带进了市公安局。这时期，无锡的社会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尚不够安定，个别逃匪正在通缉中。3人一到市局，便被解除了武器，软禁在楼上一间房子里。一位领导作了详细的审查盘问之后，很和蔼地说：“我们这里有几个土匪潜逃了，情况不明，你们的证件也有些问题，我们查清楚一下，因此，请在这里委屈几天。”三人要求马上发电报到单位查，他答应了。

谁知这一委屈，竟委屈了好几天，害得组员们心中焦急万分。这天上午，3个人实在憋不住了，便乘解小便之机，从后门蹑上了街头，顺便买点香烟。就这样，弄得满城风雨，惹出一番风波。

几天后，真相大白了。局长亲自到小楼房里向他们赔礼道歉，说：“这一次纯属误会，把自己人委屈了，深表歉意。今后，在无锡地区只要需要，一定大力支持援助。……”

最后，局长和3战友一一握手告别。

3人离开无锡直返南京。在一家小客栈里，许组长打开钱包，一看，剩下的仅寥寥几十万了（合现币几十块钱）。刘匪的情况还未弄清，完成任务还遥遥无期，而经费已告阙如，怎么办呢？3个人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果，一是决心继

续追踪到底，二是在经费上，要节约开支，要一边做工赚钱，一边摸线索。

共同的目标和空前严重的困难，把三个战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没有钱，他们常常只吃一顿饭。每天还要到码头上装卸货，到船上帮工，遇上技术活路，就由老田指挥干。这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打听。有一天，终于在三汉河，找着了一帮辰溪船，张开源的船碰巧也在其中，于是3个人再次到张开源船上帮工了。

在外地，同乡之间的消息是相当灵通的。一天遇上一个船工，是辰溪米家滩人，姓刘，原来在周斌船上做过门路。闲谈时，他说：“陈玉明仍在周斌船上，前天，装浙江劳益公司的煤去湖州的。”“在单都进口时，我还和他讲过话，他本来也姓刘，是改姓陈的。”

线索找准了，应该趁热打铁，急起直追。当时，积蓄的钱，仍然为数很少，为了节省旅差费，许组长决定由他和老田去湖州，罗仍留候南京。

许田两人从南京出发后，在生活上省吃俭用，坚持一天一顿饭，晚上不住旅社。当晚，他们就在苏州站候车室过夜，第二天下午一点，到达浙北著名的水乡湖州。到浙江劳益公司一打听，告诉他们：“有这么个船，现在到李家港装石子去了，明天准备过上海。”

时间很紧迫，今晚一定要赶到李家港，找到周斌的船。可是，这一天两人从早上到下午，还无一粒米饭下肚，饿得走路都没劲了。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到大街上一转，拣了一种最便宜的米糕儿，三扒两咽，各吃了两碗就赶路。

湖州到李家港，约有50里路。他们从湖州出发时，已经